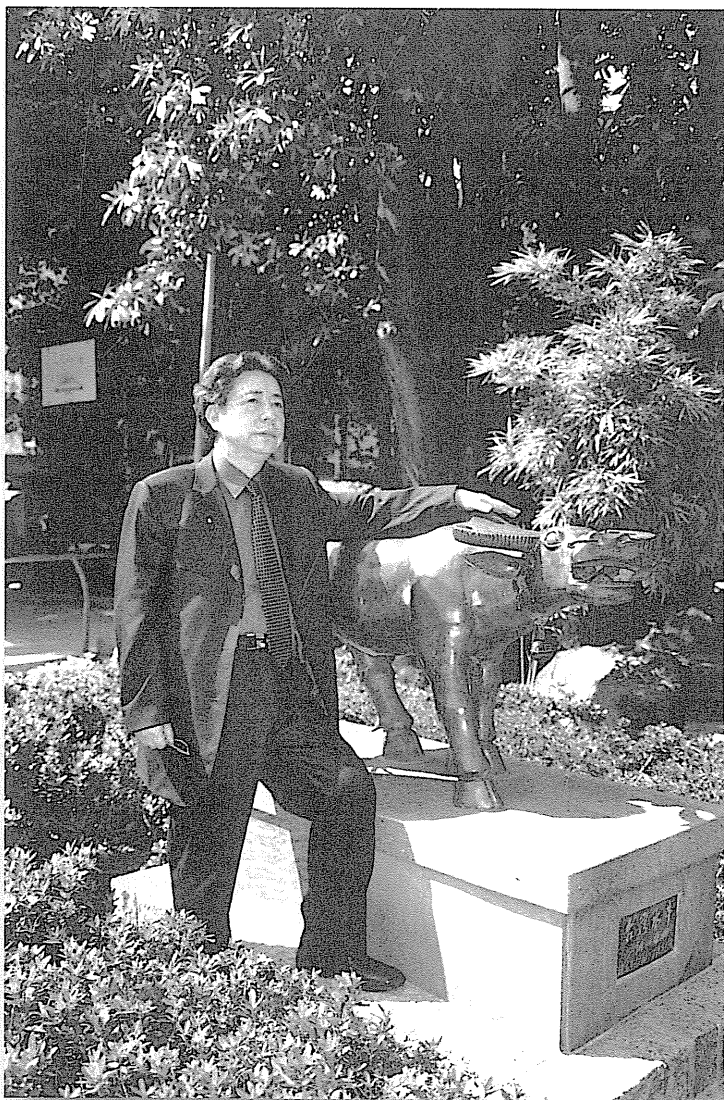


批字  
散評  
論  
隱地——文學的漲潮日

## 隱地——文學的漲潮日

「我相信總有一天，屬於我的事業，會有漲潮的時候！」「而潮水沒有來。在父親的一生裡，潮水從未來過……」潮水來了，二〇〇〇年《聯合報》讀書人非文學類最佳書獎，在潮頂激起的是——隱地的《漲潮日》。

知名出版人、編輯人，亦是小說家、散文家、詩人的隱地，執筆寫出童年的坎坷歷程，



陳文發拍攝

到一路堅持「爾雅出版社」的創辦，並言及與作家們的交往種種、以及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和探討，在人情事理中溫切倍集，以平淡雋永的筆調潛沈著暗潮洶湧的過往，用哀而不傷的感恩激盪出樂觀堅毅的自勉。這是《漲潮日》，隱地在歲暮之年娓娓道出的傳記歷往，一出版即榮登十大好書之榜，尤其在物欲追求、盲從跟隨的今日，無所依傍的困頓才是種精神的顛沛流離，而隱地這股砥礪的狂潮，勢已襲捲、憾動人心！

堪稱文壇祭酒的隱地，本名柯青華，熟識的朋友稱他為老K，浙江省永嘉縣人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上海市，七歲時被父母送到江蘇崑山一位顧姓農家寄養，十歲時由隨父親自上海來台灣，政工幹校九期新聞系畢業，初期從事文學創作，文章在《中國時報》

人間副刊刊出後，更因讀者來信，識得任職國中的林貴真夫人。曾任《純文學》月刊助理編輯、《自由青年》雜誌專欄作家、《中華日報》副刊「現代人生」專欄作家、《書評書目》總編輯、主編《青溪雜誌》、《新文藝》月刊、《書評書目》雜誌，一九八二年創辦「洪醒夫小說獎」，現任「爾雅出版社」發行人。在一九七五年以《書評書目》雜誌主編身分獲第一屆「文復會文藝期刊聯誼會」金筆獎暨主編獎，一九九七年獲「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」，並由金石堂書店票選為「出版風雲人物」。

一九四七年，隱地來台，十歲的他學習認字，於十四歲開始創作，在林海音女士主編的《聯合副刊》上刊載首篇小說〈榜上〉，而愛看電影又懷著「影帝」夢的他，就撰擇以「隱地」為筆名，而今這個名字也已伴隨他筆耕逾半世紀。

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日，隱地、景翔、簡靜惠三人在廈門街合力創建只出版文學類書的「爾雅出版社」，至一九七七年五月由隱地一人獨立經營。歷年來出版了許多影響深遠的好書，舉凡王鼎鈞《開放的人生》、琦君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，到張拓蕪《代馬輪卒手記》、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……等等，二十多年來始終保持一年二十本的出書量，至今已出版「爾雅叢書」近四百種，作家達一百餘人，是當代台灣文學歷史的重要匯集中心。並出版「年度小說選」三十三種、「年度詩選」十種、「年度批評選」五種、「書目叢書」三種、「電影叢書」一種；及王鼎鈞、席慕蓉、白先勇、余秋雨等作家系列作品。

即使現在出版業時局艱險，文學類書如寒冬來襲，隱地仍不改初衷的說：「總要有堅持的人！」即使純文學的閱讀人口銳減，他還是逆流行舟般的為堅持這份文化使命，不僅固定為資深作家出版新書，也致力發掘文壇新秀。在鼓吹現代化的聲浪中，文化智識的啟蒙、新知遠見的傳播，更是無遠弗屆的溝通。

「一本書的誕生，就像一粒米。……米使我們體力成長，書使我們智力成長，米和書，書和米，都是我們人類不可獲缺的兩大資力來源。」〈出版的前途〉隱地不僅愛書，更把書當作自己終生的唯一事業，卻也因自己的書癖而樂在其中，對於書，隱地有太多融貫其中又割捨不下的情感，從醞釀到付梓，構思、創作、編輯到裝訂，每個過程都是細細的雕琢，而好作品的產生，不只是出版社的利益、作家的光榮，更是廣大讀者群、甚至後世子孫的福祉，隱地對經典的期待和讚嘆，讓書的生命長遠不息，「只要你翻開書，和書做朋友，不停的閱讀，很快你會發現，像變魔術一樣，你忽然受人敬重了。」在〈書是人生的錦囊〉文中，一談起書，隱地有著無限的欣然和感慨，熱切的想把這豐富資產介紹給大眾，即使也需兼顧出版社的市場反應，卻始終致力於提昇書籍的次文化的角色，並在娛樂性的消遣目的外，賦予精神充實的意蘊，和文化典藏的價值，隱地還常從讀者的角度來談書，因為「翻開一本書，就等於進入一個世界，彷彿人生的大舞台就展現在我們面前。」〈消遣〉

隱地早年從事創作，著有短篇小說集《一千個世界》和中篇小說《醉心簷》等

四種；散文集《快樂的讀書人》、《我的書名就叫書》、《翻轉的年代》、《出版心事》等十餘部，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著有「人性三書」：《心的掙扎》、《人啊人》、《眾生》，並已出版簡體字及韓文版；在五十六歲時開始寫詩，出版《法式裸睡》、《一天裡的戲碼》、《生命曠野》三本詩集，很受詩壇注目。一九九二年、一九九八年有「咖啡二書」：《愛喝咖啡的人》、《盪著鞦韆喝咖啡》，近年創作的散文小品多是對現代人的省思，觸及包羅萬象的不同層面，深入人生各階段，自呱呱墜地而童年、而少年、戀愛、婚姻，以至於病、於老等，在知識分子和文化傳遞者的雙重重任下，對現實社會投注了環境的關懷、建言和企盼。

懷舊的風潮吹起，場域和時空的置換，讓人在重返的光景中找到另一個不同的自己。如果說《人間四月天》是民初的中英橫跨，《花樣年華》是六〇年代的香港風華，那麼，隱地的《漲潮日》無疑是五〇時期大台北地區的溫婉訴說，在新世紀宣告著文學老兵的堅持與再現。

「黑髮的腳步，走成白髮的蹣跚，我還能來回走多少路……」向來習於幫別人出書的隱地，這回寫出自己的故事，竟引起讀者、文友們的廣大迴響。以平實為宗的他，滲著淡乎寡味之憾，在《漲潮日》這本自傳性的散文中，描寫兒時被寄養在親友家的大陸童年，直到在台灣闖蕩、自我追尋的前半生，牯嶺街、克難街、上海路、三軍球場、南機場、重慶南路、武昌街……，隱地勾勒出的，儼然是個台北街廓的斷代小史，藉由這份再也無法復返的

過去，促使文字的追懷，讓自己最初始的、不忍遺忘的記憶流隙於今。

白先勇在書前〈克難歲月〉序文中，喻其書中的人生悲涼，寫的是起伏不平的慘澹年少，自卑而壓抑的青春期以及家庭陰影下的困窮過往，寫活了一個六十九歲抑鬱以終、徹底失敗的父親。第一部份「成長的故事」主要寫其兒時背景：隱地的父親柯豪是燕京大學、浙江之江大學英文系的畢業生，但是到了台北只在北一女中擔任教職，住在北市寧波西街八十四巷的北一女宿舍，但因父親志在從商、性格軟弱，心無城府卻又經商無策，常是三餐不濟的四處流浪，而母親則倔強能幹，終於離家再嫁，卻無法顧及兒女，隱地受的是物質缺乏的苦，痛的卻是心靈的貧瘠。

從基隆上岸，在西門町送報紙、在仁愛路送煤球，父親筆挺西裝的袋裡無奈，感慨道出餓與窮的交迫困窘：「餓是一頭野獸，牠會咬得人不舒服。」走在人聲鼎沸、車水馬龍的街上，時空的錯置竟是如此不由自主。隱地真誠而自然的道著他對世間的愛，及其歷練的智慧，《漲潮日》的著力筆筆，宛如一語靜謐的叮嚀，在喧鬧的台北街頭迴盪起。

「在父親的一生裡，潮水從未來過。所以我不信潮水的，我不等回音，更不期待機會……」所以隱地選擇了一個反其向的座右銘：「站起來！你自己不幫助你自己，沒有人會來幫助你！」

第二部「走過的年代」共有六篇文章，以五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六個階段，記載他的文學創作程，以及創辦「爾雅出版社」的箇中點滴，隱地將他個人的成功歸

於生命中的貴人：鼓勵他唸軍校的林伯伯、引領他寫作的新莊初中國文科姜一涵老師、支持他不斷投稿的《自由青年》主編梅遜先生、專欄介紹隱地的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主編王鼎鈞先生、請他編《警備通訊》、《青溪雜誌》的警總二處李世雄處長、教導協助他編務事宜的《純文學月刊》主編林海音女士。謙遜的隱地，驀然回首來時路，坎坷的謀生歷程、克難的波折艱困，都幻化為無盡的感謝。在第三部「夢想的追求」中，隱地言及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助，要感謝的人也太多，像李牧華、琦君、齊邦媛、向明等人。

作家王鼎鈞在他的書評〈隱地漲潮〉中表示：「與隱地兄相交多年，全然不知他少年時代的種種艱困，想當年他從容優雅，並無寒門跡象。」散文名作家潘人木則也因看《漲潮日》而數度落淚。隱地卻爽朗地表示：「我把別人逗哭了，自己卻笑了」。書寫的歷程是最深入核心的治療，揮去了幼時自卑、孤獨、落寞的經驗，成書後更顯輕鬆快活，隱地說，他現在是不愉快環境中最快樂的人！

「有時候，一天豐富多采如一生；有時候，一生貧瘠單薄如一天。」對隱地而言，生命像一場驟雨，青春更是一張落葉，生命斷裂在無法回復的悲哀中，遺忘是一種形式的解放，而書寫，更是全然放下的另一番自由。

在隱地《漲潮日》文本外，玉山社計劃抽出「成長的部事」一輯為骨幹，邀請畫家洪幸芳配圖，推出青少年適讀的繪圖版《漲潮日》，除此重訪老台北的風華，體驗那個時代的魅力，隱地也希望能

藉由這本書，將自己的苦難說給生長在富裕環境這一代知曉，讓他們了解自己父執輩曾走過的風雨歲月，學習知福惜福，也砥礪貧苦孩子，不向貧窮低頭，勉勵大家「物質生活向下比，精神生活向上比」。

「自己寫作五十年，寫到六十五歲才第一次因為寫作得獎，很辛苦。」隱地愉快的浸潤書香世界中，隱地依然神采奕奕，雙眼有神。「有一天，出版了某本書，我卻沒有感覺，那個時候，我就要退休了。」隱地這麼說。

在生命的曠野中，隱地是個孤獨的旅者，在文字的抒寄中投影著的人生，即便是驚愕、徬徨、新奇、試探……隱地總是帶著沈重、而滿溢喜悅的心，在生命的萬息流轉下，輕拂看視、不著痕跡，卻是走的如此鏗鏘有力。（張瑋儀）